

刊新作劇

集 梁 稻

著 槐 家 何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刊新作創

集 梁 稻

著 槐 家 何



一九三七年六月付排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版



稻梁集 實售一角半

著者 何家槐
發行人 李志雲
出版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 一六三
北新書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重慶 溫州
杭州 成都 雲南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稻梁集目錄

凝視	一
布販子	七
白蓮藕粉	一五
絕境	二三
夏夕	三三
喜訊	三九
橋上	四九

野渡

.....五五

黃昏

.....六一

懷志摩

.....六七

凝視

道場做完了以後，就是焚化銀錠。

那時雪停了，風却括得更起勁，那可怕的呼嘯！

我們聚在一個給廢棄久了的曠場上，淒涼而且沈默。這裏到處都是衰敗了的枯艸，你一踏上去，就是滿鞋的泥濘，冷冰冰的。雪雖則落了幾天，可是在這泥水橫流的地方，怎麼也聚不起來。所以如果你不看四周圍的雪景，只在這塊荒地上走，那麼你所能感到的，也只是雨天的情調。

小溪流得很遲緩，雪塊儘從山上滾下來，阻塞了溪水的流動。那遲鈍的，憂鬱的聲音，使人悵然地想起春天陽光底下的，輕柔活潑的潺湲。

村子沈默着。在四周，誰也聽不到一點聲音。山是黑巍巍的，彷彿在跟着黑雲飄搖。

火花飛舞着，焰頭向各方面直伸出去，銀錠快要燒完了。

我們大約有十多個人，全是素衣白帽，束着粗麻繩，踏着艸鞋，淒涼而且沉默。有時大家團團的圍住火堆，有時又散了開去，撒着放在圍裙或者口袋裏的白米，打着圓圈子，一轉一轉的，在冷風中抖着，喊着，念着經咒。我的前面就跑着素娟，她時常掉過頭來偷看，

我却故意撒米在她的臉上和裙子上。如果不是焚銀錠，或者死了的不是自己的老祖母，我們這對頑皮的小孩子，也許在這人人感到悲哀的時候，會在逼人的寒冷中緊緊地擁抱起來。

可是你看我那可憐的祖父！

他僵僵着，手擎着一根竹棒，翻弄着銀錠，使它快一點燒光。一面翻，一面他喃喃的向着火堆說道：

『這點也帶去，老老，半路上缺用不得了啊！』

過了一刻他又說：

『膽子大一點，不會有人搶你的，你的兒孫全在身邊呢。』

他向前注視，全神凝集着，昏花的眼睛彷彿發光了。他看着那一

頁頁，在火光中飛舞着的冥銀，一動不動的，屏息着呼吸，顯出魂不附體的樣子。他像看見同他過了二十多年生活的老妻，就在他的面前站着，慢慢的數着銀子，捨不得似地取走她到冥府裏去的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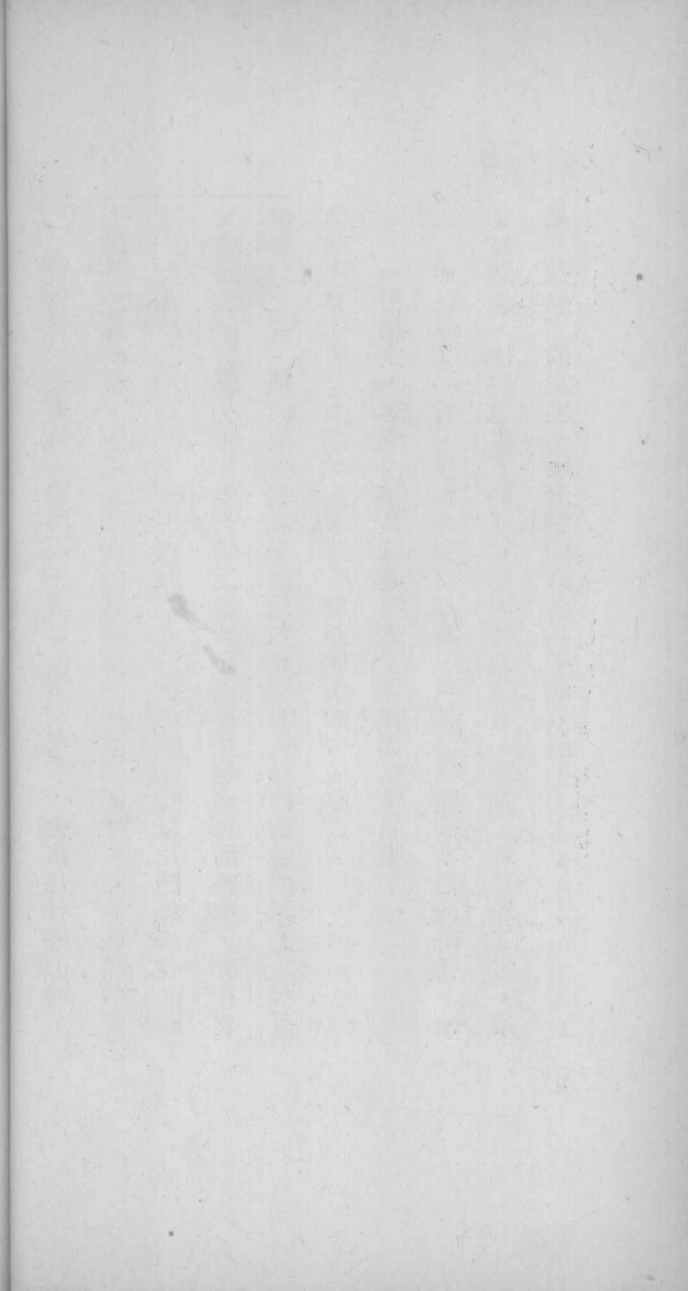
『統統都帶去，你一生辛苦，老老，現在也得多帶一點兒去了。』

他咳嗽，全身震動着，冷風顯然吹得他的骨頭也碎了。但他還是凝視着火堆，失神地，似乎在這深沉的凝視中，他看見了和他自己一樣白的髮，皺紋，動搖的牙齒，給生活的重擔壓彎了的身體。彷彿她也在咳嗽呢，那樣的低啞而且艱澀。那聲音他是聽慣的，在這二十多年共患難中的每晚，每晨。

慢慢地，慢慢地，他跪了下去。他伸着手，像抓住什麼似的，不斷地打着手勢。他的雙膝無力地痙攣，沾滿了泥濘。銀錠已經燒完了，火光漸漸地黯淡下去，熄滅下去。半燒燼了的箔片隨風飛舞。祖父的眼睛緊盯着一張比較大的冥銀，彷彿那是老祖母的靈魂，那片冥銀飛到那裏，他的眼光也就憂急地跟到那裏。我們勸他回家去，可是他聽不見，儘是惘然地向着那片冥銀飛去的方向凝視。

「慢點走，老老，不久我也要走了，在那兒等我呢？」

他長嘆了一聲，掙扎着想站起身，可是我們要去扶他的時候，他又頹然地，依戀地跪下去了。他固執地看着，看着，可是除了雪，冷風，燒燼了的灰堆，他看到的只是一生的空虛………



布販子

搖着小花鼓，布販子從這村走到那村，從這家走到那家。

「……疼疼疼……買布買布……疼疼疼……今天的貨色真多……疼疼疼……」

放下肩頭的担子，他大聲喊着，氣喘喘的。這些地方他全很熟悉，這一帶的姑娘他也全很熟悉，只是不曉得她們的名字。鄉下的房子，大抵都是差不多的，如果幾家在一起，總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公用院子。在這院子中，不論在什麼季節，你全可以看到滿地的牛糞，雞

糞，以及在空中飄蕩着的尿布。

他一面在院子中搖着小鼓，一面擇條小櫬坐下來，等候着顧客。不消說這些顧客全是姑娘，她們一聽到他的聲音，老是馬上從樓上的格子窗裏探出頭來，俯身向他打招呼：

「喂喂賣布的，讓我們看看你的新花樣！」

於是他聽到滾石塊一般的，那些性急的姑娘們從各家的樓梯上下來，圍住擔子的四周。他的擔子有許多抽屜，她們每次都要翻遍了這些抽屜，看遍了所有的絲線，花邊，別針，鈕扣，以及一切零星的東西。至於布那更不必說了，她們不但要仔細端詳，而且要一匹一匹的分別考究。

「這些花樣才上時！」

「不，那早過時了，我的姊姊去年早已買過，還穿着到過杭州呢。」

「看倒很好看，不過不經穿，摸摸像紙一樣的薄，你看！」

「除點價錢吧，我倒很想買幾尺——」

她們把布匹翻來翻去，嘈雜着，像在糖菓店門口的孩子們。那些犀利的眼光全落在他的臉上，彷彿在探索，想抓住他在營業上的弱點，向他進攻。

她們全是年輕的，活潑的，像鄉下的陽光一樣明媚的姑娘。可是很奇怪，她們全有吝嗇的頭腦，狡滑的手段，就是一個小錢也要佔便

宜，論起價來比老媽子着實來得精明哩。

「你說幾毛錢一尺，你說？」

「誰要這樣貴得嚇人的東西！」

「真想發洋財——嘻，到城裏去買不是便宜得多？」

女人們的嘴真是可怕，她們不管人家虧本不虧本，一味的只想除價，彷彿要除得一錢不剩，白白送給她們才稱心似的。

「好，我再讓幾分！」

他看看四週，看看那些發亮的，刁頑的面孔，無可奈何地，苦笑
着回答。

「還得再除掉一點！」

「我也要化了本錢買來，而且我也得化了力氣——」

他雖是這麼溫和的說，讓步到了無可再讓的地步，但那些忍心的姑娘還是不會滿足：

「做生意的人老是這麼一套，什麼虧本不虧本全是假話，不再除我們不買！」

「虧本是真話，規規矩矩，不過老主顧當然尺頭可以量足一點。」

經了許久的爭執，生意總算做定了，可是量布的時候更其麻煩。

「多吐一點，多吐一點，你自己說過量足尺頭的！」

「只吐這麼一點點，真欺人！」

她們爭着把手按住布，一步不離的跟住他的尺子，指定一大段額外的布，要他送，否則便奪住他的尺子不放，他開始當然不肯，究竟不是京貨店，資本小，人情那裏送得這許多？但結果纏不過這些姑娘，也只得馬虎點了，雖則這種交易顯然賺不到什麼錢，自己的氣力顯然又是白化，可是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看看那些滿足了的姑娘一閃而散，他只是憂鬱地，悲哀地搖頭。進這院子的時候，也許是上午，也許是中午，但他回去老是靠近黃昏了。有時候沐着夕陽，有時候淋着大雨，也有時冒着風雪，這可憐的布販，搖着鼓，挑着一付沈重的布担，踏着疲勞的步伐回家。

「一天纏得昏了頭，還得餓肚子，結果却只賣到這點錢，夠吃還

夠穿？」

在歸途中，他也許會把担子放在一個破涼亭或者舊廟宇裏，數着一天的進款喃喃自語。

白蓮藕粉

記得五年前的一個秋天，母親正病在吳山醫院。她病的是傷寒，兩禮拜的危險時期，還未過去。我同妻整日夜的看護着她，一步也不敢離開，天天過着提心弔胆的生活。那兩禮拜剛巧又是不絕地淫雨，不絕地括風。我們對坐在一間小病房中，看到的祇是天色的愁慘，病容的憔悴；聽到的祇是無力的呻吟，纏綿的風雨。母親整天吵着要我們打電報喊回父親，但父親自己也臥病在漢口，害的也是傷寒，病勢也同她差不多沉重。他的病耗當然不能告訴給母親，但不依她行事，

又要哭鬧得一塌糊塗。爲了哄騙她，安慰她，我們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這種左右爲難的焦愁生活，幾乎把我們也弄成病了。

我們一天忙到晚。一時要扶她小便，一時要扶她大解，一時又要飛跑到街上買橘，回來後又要喂藥，又要燒米湯，……夜裏總算安靜一點了，但我們還是不能睡覺，就連假寐也不能安心。因此我們都弄得異常疲倦，異常衰弱。

但在將近午夜的時候，我們倒抽得一個時間來偶學忘機，因爲那時候母親照例要睡半個鐘頭——我們就趁這機會，泡吃白蓮藕粉。那是我們共同愛吃的東西，尤其是妻，簡直嗜好得要命。在那兩禮拜中，省病的親友很多，連日都有藕粉送來。所以每個夜半，我們都把

它用來充當點心。

看見母親已經睡熟了，我們就輕手輕脚的走出病房，在走廊上開始工作。妻臨事老是那樣興奮，那樣起勁。她擦乾淨了汽爐，添了汽油，上了火酒，於是熊熊的火焰就在走廊上通紅。在那火光的輝耀中，妻變成異常可愛。她的膚色原太蒼白了一點，但那時她的臉上漸漸泛紅，漸漸鮮亮。那種嬌豔的顏色，使我想起那些美貌的鄉下姑娘，因着秋收很忙，她們也跟着男子到田裏工作。她們整整的割了一天稻，打了一天穀，或者紮了一天禾梗。於是，在晚間，滿載着工作後的愉快——一種自食其力的，神聖生活的滿足，在夕照中慢步兒回家。那時汗在她們的額上滲流，血在她們的四肢中沸騰，加以她們

的臉孔又染上了半邊紅霞，因此她們的矯健，更顯得迷人。妻在火焰中的臉色，也同她們在那種時候一樣的鮮艷，一樣的嫵媚。

她親自到井裏舀水，一面擦鍋子，一面叫我把冷水調勻藕粉。她不時在汽爐上猛力打氣，眼巴巴的看到水開，於是把藕粉倒進鍋內，很快地用筷子攪動。有時因為攪動得太快了，開水飛濺到她的手上，她幾乎痛得想哭。但一想到這會把病人吵醒，她又祇得咬緊牙，努力的忍住了。看到那種哭笑不得，苦樂參半的樣子，喔，我真恨不得抱她千次，吻她千遍！

看到藕粉快熟了，於是我就準備好碗同調羹，憐愛似的說：

「你做得太多了，乖，讓我來盛吧。」

「不，我不做則已，一做就要讓我做到底。」

她老是這樣拒絕。有時我就順了她的情，由她盛；但有時却故意鬧着玩，跟她推讓個不休。有一次因為放水太少，火力太猛，所以推讓的時間一長，那費了許多精力泡熟的藕粉，竟變成漿糊似的東西。但我們還是把它吃掉，而且比別次還要吃得高興。因為我吃的時候做出許多鬼臉，妻幾乎噴出藕粉，她想走過來給我一個耳光，可是她的手掌還不曾落到我的臉上，我的嘴唇倒已搶先一步的飛送過去。於是兩個同孩子一樣塗滿着藕粉的嘴唇，就黏附在一起接喋。有一次因為我的嘴唇送得太急，不曾瞄得準，以致藕粉竟塗滿了她的鼻梁。看了那種粉彩斑斕的模樣，我忍不住大笑。這笑聲，終於吵醒隔鄰的病

人。有些性情沈着一點的，忍耐着讓我的笑聲過去；但有些燥急的病人，却着實不客氣的叫看護警告我們。她們稍爲責備了幾句，經過我們的一番道歉，也就笑着走開了。但在病中變壞性情的，再也不會睡覺了的母親，却喃喃的咀咒個不休，她罵得真是嚙嚙，真是刻毒。使我最難忘的，是這兩句話：

『我病得這樣厲害，你們却還在苦中尋樂！』

接着是哭泣，是嘆息，是自怨命薄——說她既無法招致體貼妻子的丈夫，又無福招致孝順父母的兒媳，聽到這些話，我們頓覺冷了半截，疾忙拋下了藕粉，跑進病房去，於是在不斷的風雨中，我們又對坐在病床兩旁，看到的又祇是天色的愁慘，病容的憔悴；聽到的又祇

是無力的呻吟，纏綿的風雨。間或有一兩個幻影飄過我們的窗前，有一兩次步聲陰沈地響過走廊；可是病院生活的慘澹，愁悶，却反而使我們更深切地感到。一想到剛被打破的，夢似的暫時忘機，以及這種焦愁生活了結的無期，我們都不勝愴然。

絕境

天已經黑下來了，我們却還得走路，真是氣餒。雖則是急急的走，但深山的寒氣，却很尖銳的從四面襲來，使我們不但不感到一點溫暖，反而更覺得冷得難當。風在吼着，那狂暴的聲音，彷彿發自漆黑的半空，又像是從深山冷塢中捲起，我們只覺得一陣陣的陰寒，刀割似的徹人肌骨，可是無論如何也辨不清風向。

山澗中原有泉水，日夜不倦地流着，穿過樹林，穿過岩石。但這時也給凍住了，冷靜靜地，聽不到它那低聲的，溫柔的，像囁嚅似的

歌唱。鳥兒當然也是絕跡了的。羣山浮在重濁的雲霧中，顛巍巍地飄動，像雲霧載不住它們的重量，隨時都有倒下來的危險。想到那種山崩的，驚天動地的巨響，我們都覺得悚然，彷彿地底已在震動，已在旋轉了似的。

過嶺的時候，情景特別的嚇人。那兩面筆挺的山脊，簡直像兩道不可飛越的，齊天的峭壁。它是愈走愈深，愈深愈窄，你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決不定你第二步跨上去的地方，是安全的境界，還是葬身的深淵。但氣餒是不行的，你只能懷着胆肝俱裂的恐怖，踏踏實實的在巉岩上移動脚步，不必回顧，也無庸前瞻，因為向前看看是雲霧，朝後看看也是雲霧，渺渺茫茫的，究竟把你引往那兒去呢，又誰

能知道？

沿嶺所有的叢林，大多是老松，黑鬱鬱的，即在深濃的夜霧中，也隱約看得出邊際。天掛在叢林上面，寒冷而且寂寞，似乎跟老松的枝頭緊緊地黏在一起，除了濃淡的區別，更沒有別的界限。我想在晴朗的晚上，那清澈的月光，照着這蒼鬱的，四季長青的樹林，當山風吹過的時候，就到處嘩然地響着波濤澎湃似的聲音，到處黑白分明地動着松枝的，映畫似的影子，那種情景該是非常的富於詩意的吧。

可是在這雲霧和黑夜的包圍中，在這寒冷凝凍着的深山裏，松風却像狂暴的虎嘯，淒厲的猿啼，嘈雜的狼嗥，完全消失了詩意，剩下

來的只是恐怖，陰森，一種非人間的，惡魔含血的怒號。雖則在寒風括得輕一點的時候，它們也放得低聲一點，但那仍然不像天朗氣清微風拂過時一樣的溫和，一樣的迷人。却也不是雄偉的，爽朗的。它給寒風應和着，吶喊着助威，那種暴戾，簡直使人一想到就會發冷。

路十分迂迴，有時向左，有時向右。我們腳底觸着的，全是非常尖銳的石塊，如果不穿着鞋子，準會給劃得皮破血流。有時彎彎曲曲的，簡直會引你闖進什麼山洞去，進又不是，退又不能，前後左右圍着的全是岩石，枯草，污穢而且冰凍着的泥潭。如果頭上也壓着石塊，那黑黯得簡直只能摸索，不碰碎頭或者擦掉了鼻子，總算是萬幸的。即使頭上有一條石縫吧，射進來的光淺也是暗淡模糊得很，而且

風也跟着吹進來，雪也跟着飄進來，反而比在漆黑一團中更要寒冷。在峻峭的險要處，走起來尤其艱苦，因為積雪很滑溜，只要心一抖，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濃霧漸漸的褪成蒼白，以前原是一片漆黑的，現在却是一天灰茫了。風吹得很緊，雪片開始飛了下來。我們雙手抱住頭，可是雪片却依然飄進我們的衣領，鑽入我們的心底。我們凍得僵硬了起來，連發抖也不成功，因為我們的皮膚都已凝結，不會收縮，骨頭也像石膏模型似的堅硬，不會屈曲，全身只是感到刺徹肺腑的疼痛，好像麻木，又好像清醒。一種關於鬼怪和猛獸的，茫然的恐怖，像雲霧似的升上我們的心頭，一直湧上咽喉，窒住了呼吸，阻礙了思想。全世界都

在我們的眼前和周圍旋轉，我們的腳底，彷彿就是一個剛剛陷落下去的，萬丈的深淵。

到那兒去休息一下吧，不論到那兒去休息一下吧。

誰不是這樣想，這樣希望。可是前後左右都是黑暗，都是峭壁，都是巉岩，摸不到，也看不清。陷在這樣一個絕境中，休息與溫暖，都只是幻想。這兒只是一片迷濛，一片混沌，一個未經開闢的，不分南北的鴻荒……沒有村落，沒有殿宇，就連倒敗的涼亭，也沒有看見一個……黑暗，寒冷……唉，只要能夠見到一椽破爛的茅屋，一支搖搖欲滅的風前殘燭呵……

可是忽地衝破了黑暗，傳來幾聲微弱的「喔——喔——喔——」

這是鷄叫嗎？是人間的聲音，人間的音樂嗎？

是的，是的，這是鷄叫，這是人間的聲音，人間的音樂。我們全這樣肯定，因此大家都振作了起來。雖則雪飄得更急，風括得更大，路也更其崎嶇了，我們却加快了脚步，壯大了胆子，彷彿不再寒冷，甚至已經週身溫暖了。我們推想這一定是個村子，是個可以投宿的地方。我們幻想着美饌，熱茶，親切的問詢，慇懃的招待，舒服的籬鋪，溫暖的閣樓……在那時候，也許這苦了我們半夜的風雪，泥滑艱險的嶺脊，迂迴曲折的山路，無邊無際的雲霧，都會得變成詩料，變成畫意，甚至那種茫然的恐怖，也會變成生動的取媚主婦的插話。

「你想村子是在那兒呢？」

「大約就在這山坳後面。」

「那末快到了吧。」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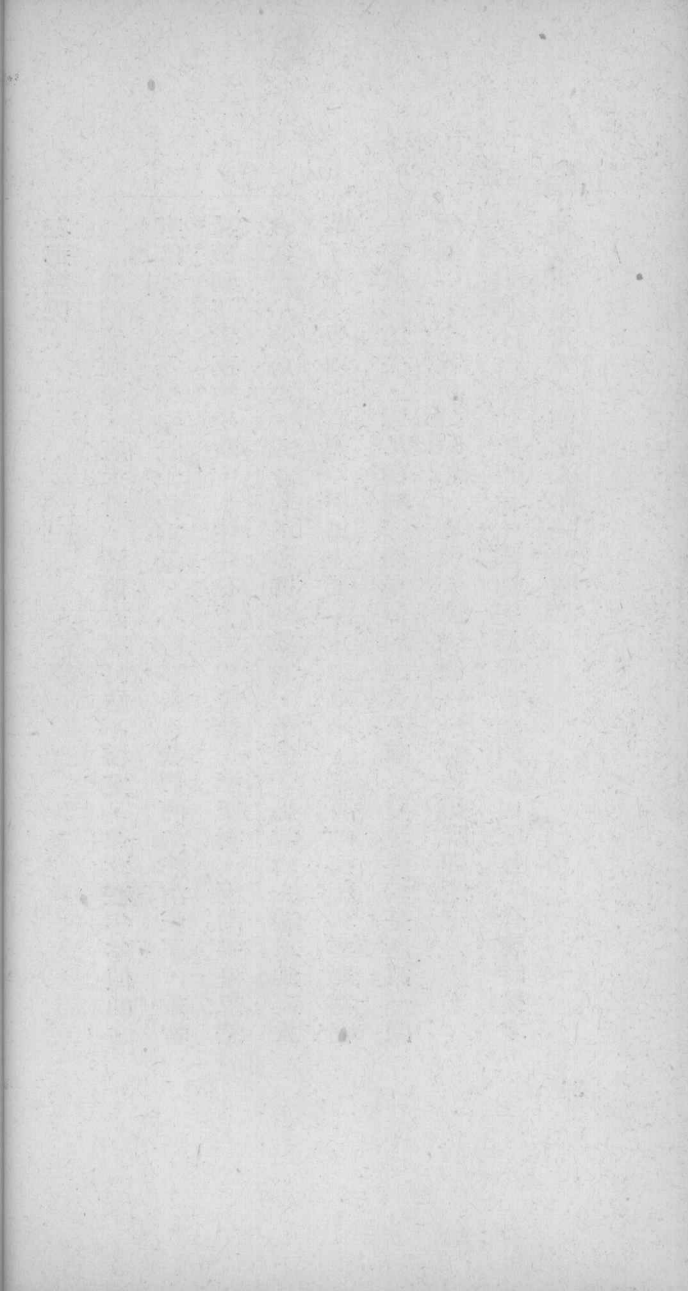
我們抱着自信的念頭走着，爬着，滑着，腦子裏儘是轉着各種幻想——各種各樣的，甜蜜而且浪漫的幻想。在不知不覺中，我們轉過了山坳，翻過了峻嶺，那「喔——喔——喔」的聲音，一時近，一時遠，似乎現實地，却又似乎渺茫地在我們的耳邊響着。

可是轉一個山坳又是一個山坳，翻了一重嶺，又是一重嶺，却始終看不見一扇籬笆，一個茅舖。四周都是空濛的，寒冷的，向前看看是雲霧，朝後看看也是雲霧，村落是在那兒呢？我們休息的安樂窩又

在那兒呢？

我們僵硬着，麻木着，腳簡直有時站不穩定，像浮在半空似的，有時却又重得像拖着千鈞重量，不能移步。我們的幻想消失了，重新又感到了雪夜的冷酷……往往在下雪的時候，我記得，天的半邊忽然會露出一條蔚藍，或竟現出斑斕的雲彩，久困于風雪的人總以為天放晴了，不覺興高彩烈；但馬上天又灰白起來，所有的蔚藍和雲彩都在一霎眼間消失，雪又倒翻了粉桶似的灑落下來，這現象就是所謂「開雪眼」……我們的幻想，也像「開雪眼」一樣的稍縱即逝……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翻完這無盡頭的崇山峻嶺，什麼時候才能逃出這重重封鎖的人生絕境啊！



夏夕

太陽西落了。

天氣還是鬱熱的，沒有風，也不見雲翳。外面有人在收穀，滿筐滿籃的穀粒，抬進來放在窗前，在夕陽中燦爛地發光。

當晚霞漸成藍色的時候，我把牛驅進廄舍。這時主人的女兒，那美貌的金雪娥姑娘，正坐在圍牆下的蔭處，她的膝上放着書，夢幻似的俛首在字裏行間。

我走過她的身旁，蹄聲使她微微地吃了一驚。她矜持地看了我一

眼，但沒有向我說話。那傲氣的一瞥，燦爛中略呈灰黯，歡樂中微露悵惘，有如將近窮途的夕照。

一看那支在臂上，微向前偃的背影，我禁不住心跳。

我拴好了牛，忙轉身出來，她還是坐在那裏不動。

由於本能的衝動，我迅速地跑過她的身，將她的書刷落在地上。然後，我又好像犯了罪似的替她拾了起來。

她驚訝地看我，——看得那樣的仔細，好像看她久違了的情人。她的腰伸直了，胸脯突起，並蹙着眉額。她的膝頭微微顫動，那冊書第二次掉落在地上。

她絕無笑意。那幽黯的，冷漠的面容，使我怕又使我激動。

是完全的夜了。頭上的蒼空，似乎愈升愈高，外面收穀的工作還未結束，吃吃的笑聲，在昏沉的黑夜中，時起時落。遠山的陰影，似乎給風吹浮在半空，繁星在牠們頂上閃耀。

她還是不響，沈默把她魔住了。她也心跳得厲害，一雙眼睛閃出不安的光芒，而且無望了似的投向空中。

我第二次拾起書來，輕輕地放在她的膝上。我想乘勢壓一壓她的膝部，看她能不能載住我的體重，但我——還要再忍耐一刻。

她驚覺了。猛然地，她覺得自己是在黑暗中，前後左右不見一個保護人，而面前站着我，——垂涎她已久的牧童。

她迷亂了，驚慌了，左顧右盼地，在黑夜中想找一條路走開。

「你上那裏去？」

「干你甚麼事？」她的反詰聲微帶顫動，像困獸在被圍時發出的
一樣。

我真想不顧一切的摟抱她。

「你不得無禮，無論如何——」她看見我的癡狀，威嚇似的說。

但那恫嚇的聲調上帶點羞縮，拒絕的姿態中隱有盼望。

她始終想溜，不斷口的說着『你不得無禮！』

但我終於撒野了，——是的，我終於撒野了。在這溫暖的，香醇
的夜空下；在這柔和的，迷人的眼波前，人與獸還有什麼區別呢？

是的，我終於，終於。……

黑黯愈過愈濃，我看不見一切，除了她那多情的眼睛。外面的收穀完工了，但我們却欣幸收完穀以後，還有一段揚穀的時間。

果然，風車聲遠遠地起了。

喜訊

當我正在翻閱婦人與社會，並且想於「買賣婚姻」這個論題有所發揮的時候，我忽然接到鑑印的來信：

「你也許要驚訝——其實誰能不驚訝呢，密斯馬竟和×法委員馬白濤訂婚了……」

的確我喫了一驚，因為就是做夢我也不會做到這回事情。原來的密斯馬只是才滿十九歲的小姑娘，這位馬委員却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了，相差竟有三四十歲，做父女倒還相稱，訂婚却未免過于荒唐。

我記起倍倍耳對於夫婦年齡的懸殊過大，認為也是買賣婚姻的變相，不覺起了大大的共鳴。

我再驚奇的看下去：

『這事情發生得過於突兀，沒有一個人預先料到，連她自己的母親。這位老太婆的確很想替女兒早點完婚，自己也可以老年有靠，可是也料不到她的東牀竟是這樣的一位大亨。你知道密斯馬去年進中央大學旁聽，就在那裏她遇到了馬委員。這位馬老爺倒是人老心不老，不但很擅長詩詞歌賦，而且雅好聲色，風流自賞……』

我下意識地苦笑起來，在我的記憶中很鮮明地浮出這位所謂馬老爺的影子：矮身材，瘦瘦的臉孔和尖尖的下巴，平坦的鼻子，扁圓的

嘴，那種憔悴的形容，活像一個枯槁的鴉片鬼。可是他却『風流自賞』，天天括鬍子，擦雪花膏，頭髮上塗滿了油，身上灑遍了香水，一見人就以倜儻不羈和慷慨不凡的才子自命。最愛人家捧，有時甚至想掛一塊左翼文人的招牌。他曾經一點也不臉紅的對人誇口：『我比我的兒子還要漂亮些！』

「他——這位可敬可愛的馬老先生，一見馬小姐就魂飛魄散，顰眼珠子一直不動地盯着她看，連頭也不抬一抬，口涎流下了他的嘴巴，看神氣，彷彿想把她一口吞下去似的。你，我親愛的朋友，可也想像得出那種貪慾的，性急的，可笑可憎的醜態嗎？……」

看到這裏，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差一點兒冒出一身冷汗。這位

臭官僚多年不見，原來至今還不變他的作風。過去我們時常把他比喻做一隻短腳蒼蠅，見到女人就如碰到黏膩的捕蠅紙，就是死也甘心。一提到女人他就眼睛亮得多，簡直可以和你滔滔地談個不休。不論美醜，也不管長短，總之祇要是女人。

「於是他天天上她那裏去，死纏住她不放。那樣的冒昧，唐突，無禮，有幾次差點兒把馬小姐嚇死。虧得她還開通，否則他那些惡形惡狀的所謂情詩——新詩和舊詩都有，也足以使她上吊有餘哩……」

提到馬老爺的情詩，我又想起了一則故事。有次有個肥而又胖的東北大姑娘，不知什麼緣故忽然被捕了，又不知什麼緣故忽然有人托馬委員幫她一手，把她保出來。我們這位聰明絕倫的老爺不用說盡了

他的『義務』，而且好心地招呼她到自己家裏來住。這位姑娘是個遠離家鄉，飄泊無告的亡國奴，無親無友，實在沒有地方可以投靠，因此很感激地住到他的公館裏來了。他慇懃地侍候着她，周到到使人驚奇……可是，故事終於發生了……一個嚴冬的清早，在東方還未大明的時候，胖姑娘房裏忽然平地跳出我們的馬老先生，喘着氣，裹着一件薄薄的繡花的浴衣，用着只有在戲台上見得到的，任何處女都要心軟的姿態，波咚一聲地跪在東北姑娘的床前，簌簌地發着抖說：『姑娘，我愛你，可憐可憐我……』於是不待她開口，彷彿怕聽拒絕的回答似的，又連忙裝出更熱情更可憐的臉相說：『這兒是一首詩，一首新詩，獻給你的。』那位姑娘皺着眉頭接過那首詩，不瞧還可，可是

一看前面的幾行，就使她臉色蒼白地發抖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念着：『我願意變成一條橡皮，一條緊緊的橡皮，我最愛最愛的姑娘，不，我最親最親的天仙啲，因為這樣我才能常親你的月經……』在東北姑娘憤憤地走了以後，馬委員還是恬不知恥地到處宣傳這回事，照他自己的口吻說，這個羅曼司，還把情詩發表在一個他自己的辦的半官雜誌上。

『馬小姐開始自然很生氣，你知道她的眼光多高，脾氣多大。可是後來她却又覺得好玩，一看到他就盡情地罵他癡子，傻子，那個癡子傻子呢，却只是笑，諂媚和趨奉得更其厲害了……唉，我的老友，那種醜態，實在不是我們「小民」所能想像的。……現在他們居然訂

婚了，你說這是不是一大奇蹟？訂婚禮在上海舉行，自然很闊，很多中央要人都是參加的。一擲就是幾千金，在要人們看來有什麼稀奇呢？據說馬小姐所以會遷就這位老而不死的色情狂，是因為一，她的母親從此有靠；二，可以藉此謀得自己的出路……當然，這也許真是一條成功的捷徑，一個聰明的辦法，你不信，她不是馬上可以用中央特派的名義出國考察了嗎？……」

不知什麼緣故，我的頭眩暈起來，字面變成一片模糊，分不清點劃。我頹然地放下信紙，彷彿放下了千鈞重担似的，手臂和手指，都覺得一陣酸痛。憎恨、厭惡、同情、悵惘，我竟說不出自己這時的情緒。我想用各種方法舒散舒散自己，可是都沒有一點用處。我不斷地

徘徊着，蹀躞着，眼前儘是搖幌着一個苗條的影子，年青、新鮮、美麗，我看得清那個嫵娜的身材，那張清秀的臉龐，尤其明顯的，是那雙靈動的眼睛，那一臉嫵媚的表情。我也似乎聽得到她那滔滔不絕的談話，娓娓動人的辯論。我幾乎想叫了出來：『秀芳，你怎麼……』我的心情浸透着難堪和寂寞，想到一個這樣葱一樣鮮嫩的少女，居然會和一個那樣蒼老無聊的俗吏結合一起，我的胸口幾乎要爆裂了。

『馬小姐的母親，那位好婆婆，自然也很高興得到這樣一位貴婿，老是老一點——和她自己也許可以相配，可是在她看來又有什麼關係呢？她現在正在忙着辦各種妝奩，買新的銅床和五六元一隻的馬桶。聽說在馬老爺來「拜門」的時候，她要用燕窩請客……請你想想

看那種老岳母和老女婿競做舊詩，互相唱和，以及哄動這個小縣城，萬人空巷一齊爭看京官的熱鬧光景吧……怎不叫人羨慕煞，妒忌煞呢？……可是我覺得，而且固執地覺得秀芳總不免有點近似出賣自己的肉體，出賣自己的靈魂……這是變相的買賣婚姻，是可憐憫的……將來一定有悲劇可以看吧……」

我實在不能再看下去了，我的心絞痛着，迷亂着，眼睛只是死定定地看着落在地上的婦人與社會。我覺得我所接到的，並不是喜訊，却只是一個訃告。

橋上

潭子灣的橋上，在左邊的石欄杆底下，有一個賣花生的。

除了雨天或者落雪的時候，不得不帶着一頂破傘子，手挽着一個竹籃，跑東跑西的叫賣以外，他都是坐在那條石欄杆底下，地上鋪了舊報紙，把花生分成一堆堆的，守候着主顧。

他很蠢，不大會兜生意，成天呆坐在那裏，也不跟着人家尖着嗓子響亮地叫幾聲，簡直像尊不開口的菩薩。

『三個銅子買一堆！』

看到有人在面前走過，有時他也動一動嘴唇，可是聲音小得只有他自己聽到。他賣的花生並不算貴，可是在這兒，連吃花生也像成了過于浪費的閒食。因爲生意清，坐着無聊，他不斷的把花生分堆，有的六顆，有的八顆，也有的十顆；有幾天他從家裏帶出來幾百顆花生，分來分去的分到晚上，竟沒有少去一顆。

附近全是窮得連飯也吃不起的江北人，他們螞蟻似的麇集在小河上的小船裏，成天運糞運煤運草紙，抽不出一點空閑。靠鐵路！在那一片潮濕的窪地裏，是他們住的鴿子棚，茅草屋頂，黃泥牆，飄飄搖搖的，經不起一陣風吹。火車飛過的時候，那些茅屋頂上就積上了一層煤灰。這些茅屋的管家婦，全丟了家庭上工廠去，她們的兒女却全

在街頭巷尾掘煤渣，拾廢紙，檢破瓶破管，雖則有些還是穿紅褲子的小子，在工作上却已不能小覷了。

這兒的齷齪尤其驚人，橋上街上公路上全是成天疾馳着公共汽車，野鷄汽車，揚起了滿天的塵霧。小河蒸發着臭氣。遠遠地，在那片荒蕪了的曠場上，你還可以看到無數露天的毛廁，無數朝天的，發亮的屁股。

「三個銅子買一堆！」

有時他也比較大聲的喊，想多掙幾個銅子，結果，却是徒然的。他也曾減價，三個銅子賣十五顆，或者二十五顆只要四個銅子，但走過去的人只是望望，搖搖頭，彷彿這幾個錢，也是他們負不了的重

担。他們全是貧苦而且匆忙的。如果有誰袋裏時常放幾個銅子，而且有暇站到橋上來剝花生殼，去花生衣，吃花生肉，那才是希罕。

賣花生的一天坐着，一天閑着，像尊不開口的菩薩，有時却也悶得慌的找人家談天：

「我真不懂爲什麼這樣沒有生意！」

「不吃花生倒沒有什麼，沒有人剃頭才奇哪！」

回話的是個頭上盤着一根小辮子，耳朵上還掛着一隻銅耳環的小子。他一早就帶了一個安着面盆的木架子，帶了從他父親手上傳下來的剃刀，耳刷子，到橋上來剃頭，生意自然也是冷清得可怕。

「剃頭嗎？嗯，這些江北人也不見得需要這個！他們一年剃得幾

次頭？你老兄真好想頭——而且做你們這種鳥生意的，也實在太多！」

的確剃頭的很多，到處都可以看到安着面盆的木架子旁邊，坐着一樣油膩，一樣襤褸，一樣身上疏疏落落地落滿了黑頭髮的人。

「那末你的花生更沒有人吃了。」

「好像……却也不見得！……」

聽到這沉悶的談話，坐在不遠的一條皮凳上面，一個成天籠着破袖子的補鞋匠，突然的插進來說：

「到我這兒來補鞋的人，也是很少呢。」

「那是當然的——」賣花生的很憂鬱地說，「這兒江北人能夠穿

鞋子的根本不多！」

「可是……」

補鞋匠還想再說，彷彿要強辯似的，但他看到他們的憂鬱的臉，也只得沉默了。其實他也明白的，在這個貧民窟裏，不但吃花生，就是剃頭補鞋子，也一樣的是可以節省的浪費。

野渡

風如果不斷的吹，那倒也吧了；可怕的是呼的一陣，停一歇，又是呼的一陣，彷彿害寒熱似的，就是你不冷也要戰慄。

江水深碧，風括過，到處就起了白浪。從那白浪裏，箭似的射出寒光。江面很寂寥，幾隻龐大的帆船，全闕無人聲，載柴載洋油的木筏也很少經過；所以這隻渡船獨來獨往的橫斷中流，真是十分孤單的。

擺渡的是個老人，穿一身舊軍衣，赤脚，却很古怪的裹着綁腿。他禿頭，鼻涕掛在稀疏的鬍子上面，如果流進嘴巴他就忙着舐。看他

的瘦臉，聽他的啞聲，誰信他能搖船呢？

「擺渡的，快搖船過來！」

他本來蹲在船頭，或者躲在船艙裏偷閑吸筒旱烟，聽到這喊聲，就不得不把剩下的半筒烟丟在那裏，儘快的拔起竹槓，順着水，把船搖到對岸去。天是這樣冷，如果他耽誤一刻，那末站在對岸沙灘上，在北風中等得僵了的過渡客人，一定會咒死屍一樣的咒他：

「死了嗎？這半天還不過來！」

風實在殘酷，每呼的一聲，他就得全身一縮，抖個不住。有時渡船顛簸了起來，彷彿會跟着水勢飄走了似的，愈划反而離岸愈遠了。

那根他平日用得熟透了的竹槓，也像驟然生疏了一樣，他那凍僵了的

手竟拿它不穩，好幾次差點掉進水裏。

看到他那可憐的樣子，許多人喃喃的說：

『真是死東西，看他那裏會搖船，還是坐在家裏吃老米飯，叫個娘兒服侍服侍吧！』

有的却說：

『不知他在搖船，還是船在搖他！』

可是在這紛紛的責難中，船終於給他搖到岸了。因為小埠頭壞掉，不能架跳板，那段泥濘見底的淺水，穿鞋襪的人簡直不能下脚；要從沙灘走到渡船上，除了背就沒有別的法子，這苦役自然又是他的份兒。

「水真冷，簡直像冰一樣的刺骨，我們窮人……」
他彎着背，喘氣，不時怯生生的這樣說，而且回頭偷看他背上的人，想得點酒資，可是誰也沒有理會他，誰也不肯給一個小錢。

看看岸上再沒有人了，他又掙扎着拔起竹槓，迎着風，在黑暗而且陰森的天宇下，一寸一寸的把船搖了回去。

「今天真冷得厲害，大概要落雪了吧？」

在半途忽然有人這樣問。

「我的手指都像落掉了。」

誰馬上嘆着冷氣回答。

「老頭子，水風特別冷，你成天搖船不冷嗎？」

擺渡的只搖搖頭，沒有回答，這問話真是無聊。他一面蹙眉鬱臉的望着遠山，望着荒野，望着白浪滔滔的急流，一面全身發抖的搖着渡船，誰也不明白他正想些什麼。

在他這樣來回不斷的擺渡中，一天悄悄地過去，很快的就是黃昏了。

白天他雖則孤獨，却總算還有幾個渡客，聽得到一點人的聲音。可是在晚上，在這寂寞荒涼的江面，只剩他一人獨宿在櫻葉蓬裏。

「擺渡的，快搖船過來！」

在夢中，這不安的老頭子也會被這喊聲驚醒，以為是那個挑年貨或者趕夜路的人，正在等着他，但探出頭去一看，却只見到一片寒冷

的，
夜，
的深淵。

黃昏

走出留園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

「到虎邱去嗎？」

「怕不方便吧。」

「不，絕對不會——」一個馬車夫解決了我們的爭論：「而且晚上有月亮，來回都是平安的。」

馬車是破的，我們六個人擠在上面，咕咕臍臍地發響，就要片片碎裂的樣子。馬也很瘦，時常站住不肯走，就是鞭子雨似的打在它的

身上，它也只喘氣，並不肯走快一點。

「還是我們自己走去好，跑得這樣慢，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你放心，先生！它去的時候走得慢些，回來却是跑得飛快的。」

「難道馬也知道來回的區別？」

「知道，它比人還要聰明一點！」

馬夫很驕傲似的說，高高的揚了一揚鞭子，引得我們也笑了。

晚景展開在我們面前，幾條綫似的遠山，襯着漸漸灰黯下去的霞彩。平坦而且荒涼的田畝，一片焦黃、破敗的邨落，隱在枯禿的樹林

中，從荊棘深處，吐出縷縷的寒烟。馬蹄的得得聲，在這黃昏的靜寂中，是很動聽的。有高低，有急有慢，連續不斷的，在馬蹄揚起的灰塵中打着迴旋，有點像打花鼓的聲音。

路漸漸的平坦起來，馬也愈跑愈快了。一時石子路，一時黃泥路，只有橫過鐵路或者石橋的時候，它才稍稍的放慢脚步。馬夫的鞭子，也跟着空閑起來。他吹着口哨，吆喝着，彷彿很心滿意足。他的口哨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過橋，轉灣，避車子，有時噓噓噓，有時嘍嘍嘍，有時脚脚脚，都只是馬兒跟他自己才能懂得的聲音。如果看到有人在馬車前橫過，那他就很尖聲的，彷彿要壓死人似的喊道：

「喂，馬車！」

遠遠地，我們看到一座蒼老的古塔，浮在黃昏的陰影中，顛巍巍的壓住整個虎邱，倒有點偉大的氣魄，山脚下有水，有橋，有吃食店和酒肆，房屋櫛比，像一個小鎮。一走進山門，就有許多賣白蘭花的蘇州姑娘，糾纏住我們，似乎非買她一朵不行。清淡的花香，飄浮在各處，引人遐想。石塔很曲折，我們走到山頂的時候，看下面只是一片雲霧，一片灰黯，罩在昏黑中的蘇州，除了幾點燈火就看不見別的。星是彷彿就浮在我們頭上，仰看那根被衆星拱衛着的古塔，雖是溫暖的天氣，我却有點兒懷然。

「啊——啊——啊——」

不知是誰在遠遠怪叫，寧靜的空氣中，往返着回音，有點淒厲。

我們也談着講着，從頑石點頭的地方到劍池，又從劍池跑到塔後去眺望朦朧的野景。聽到火車的吼聲，想到自己是站在長滿荆棘的巉岩上面，就不覺慄慄危懼，却又感到一種彷彿聽着天籟似的快活。

『這是唐伯虎的字！』

『西施聽說曾經在這兒洗臉，這個小橋洞，是她當做：鏡子梳頭的。』

有個買藕粉的緊緊地跟住我們，替我們指示這個指示那個，把同一個故事講了一遍，又是一遍。

到下山的時候，看到我們一個也不買藕粉，他竟發脾氣了：

『我跟着你們上上下下，指點你們看各種風景，却一點生意也不』

做！」

「誰要你指點，再嘮叨，請你吃巴掌！」

看到他很吃驚似的跑開去，我們很大聲的哄笑起來，宏亮的笑聲，在昏黯中蕩漾。

重新坐上馬車的時候，我們再戀戀不捨似的回顧虎邱一次，覺得它在迷濛的夜色中，特別的清幽深遠。

這時月色已經灑滿了一地。

懷志摩

我正在急切地盼望寒假，因為志摩在北上時，曾經說了又說：「寒假我準回上海，一到我馬上通知；你如不回家，又可時常到我這兒玩。」

我成天就只想到這個——寒假的到來。我記得在他臨走，火車就要開的時候，還忘不了叮嚀我用功英文。說我寒假去看他，要留我住幾天，考試考試我半年來的成績。他說要我念名家的詩，濟慈的比方說，他希望我能學得像一個樣子。他說得那樣懇切和那樣真誠，真叫

我感到人情的溫暖。可是這半年來，我身體不好，又兼國家多患難，宣傳請願就化了我不少的光陰，實在無心情念書。幾個月過去了，我却還是一無成績。我真怕面對面的試驗，那太難，太不易朦混。沒有真貨色，你就得臉紅。但我還是很盼望寒假。我每每幻想一個大凍的寒夜，一爐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們兩個人，像師生，又像兄弟；旁邊蹲着他最疼的貓——那純粹的詩人。它一定滾動着靈活的眼，半了解半懷疑的，向着我們望，不時翹着它那花白的鬍子。空氣又暖和又寧靜，白髮蒼然的竺旦（即泰戈爾）先生，在壁上，在他那張怪寬暢的大椅裏，含有深意地注視着寒冷的門外。在一陣輕鬆愉快的寒喧以後，我照着預定的課程取出詩集，朗聲的念了起來。我英文根基太

淺，那深奧的詩，我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我也準不會念得正確，念得流利。聽了那堅澀的，喫力的聲音，看了那一半慚愧，一半懊悔的樣子，他準會發笑。如果我實在繼續不下了，那他一定會開導我，像教師，又像父兄，也許還會像平日一樣的取笑我說：『家槐，你的聰明還不及她——』，指着他那純粹的詩人。怕我誤會和生氣，他又會連忙解釋：『當然這是說笑的。』……多生動的幻想！我以為再過一月就會實現了，誰料我的夢竟成了泡影！

志摩待人，真是再溫和再誠心不過的。不論老小男女，誰都和他合得來。我性情原很憂鬱，很固執，他時常勸我學活潑一些。不論在口頭或者通信中，他始終眷眷的叫我去書馱子氣，叫我舉動不要太

呆板，太刻劃，要我多交際，衣服也不要穿得太隨便，起碼要成個樣子。我答應是答應的，但從不會照做。『江山好移，本性難改』，大約這話是真的。我雖想努力振作，結果還是懶得不成話，落拓得異常。雖是因爲窮，大半却是因爲自己太不要好，太不會修飾。我從不戴帽，頭髮長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括鬍子；而且不論季候的穿着一件長衫，一雙從來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講話一頓一頓，眉毛老是跟誰鬥氣似的緊蹙着。自己那種落魄，頹喪，襤褸的樣子，跟愉快，漂亮，愛談笑，怕沉悶的志摩，實在是水火，是冰炭。有時我坐在他的書房裏一連幾個鐘頭，簡直守口如瓶的，緘默着不則一聲。那種沉默真叫人氣悶。我現在想起自己的那種陰陽怪氣，毫無理

由的給人不歡，真真後悔。看我很憂鬱，很煩心，他老是不安似的問：『什麼事使你這樣煩悶？我看着你的樣子難受。』是的，究竟什麼事使我這樣煩悶？這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覺一片灰黯，一團空虛，渺渺茫茫的，不知道什麼是苦悶的原因。我心太窄，不開朗，什麼事我都只看背光的一面。青春與歡樂，在我是彷彿全沒份兒。我的成天呆着臉，不快活，連自己也是無能為力，所以聽到他的話，我只是苦笑。這當然更使他難堪。在這種時候，他只得跟我枯坐，硬着頭皮活受罪，因為我的心一沉，誰也挽回我的歡樂。我自己憂心如焚，就埋怨到人家，我最怕在自己無光的面前，出現帶笑容的臉。但在這種無以自遣的時候，我反而最愛去找他，彷彿要嫁禍于

他似的。找到了又覺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因此他在一禮拜內，受我悶氣的總有幾趟。他却從不會對我露出煩怨的神色，有時還似乎很高興的叫：

「好久不見了呢！」

「不是前禮拜正來過嗎？」

「喔是的，你似乎瘦了一點。」

「我覺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幾歲了？」

「二十三吧？」

「二十一，你怕不會相信！」

「那有什麼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來，還是你年輕。」

「瞎說！」

看到我不樂，他老是笑着，走近我的身邊說：「你太沉悶了，我實在替你担心。你真像一個鄉下的孩子！你應該多結交朋友，正當花時的青年，還不應該像花草一樣的新鮮嗎？」我聽他講，點點頭，但還是沉默。在這種使人難堪的氛圍氣中，他不是朗聲的念幾句英文詩，就是看一看鐘說：「快十二點了，我們吃飯吧。」

吃飯時的情形，我也是永遠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樣，我就顯得很拘束，眼睛看着碗，彷彿不好意思大胆吃菜的樣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嚴謹到極點的舉動，也很使他不安，大聲的

叫『家槐吃魚』，『家槐吃火腿』。看到我不動，也不回答，於是他就替我挾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蝦，我回答說：『我不會，因為我不慣。』『這有什麼不會的——』他很大聲的笑着說：『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個早上，我在電車上忽然頭昏腦漲的感到一陣眩暈，原因是中痧。在郁達夫先生家裏吃了十滴水，就覺得比較清爽。到成和邨的時候，已經全好，不過還有點軟弱。他沒有起來，我就隨便拿了一本小說看，不去驚動他。後來吃飯了，我在無意間說到早上的發痧，他不及聽完，就連忙很驚惶的叫人買藥，一面責備似的向我說：『現在怎樣了，好過不？爲什麼不早點叫我？真是孩子，真是

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據醫生說。我的眼睫毛不時內捲，一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時常勸我醫，我自己却隨隨便便，打算得過且過的馬虎過去。他的急更甚於我自己，每次來信，總有幾句跟下面差不多意思的話：『你的眼，我一想便繫念。身體是不能不顧管的，不論那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無窮。你的眼既已不好，千萬不可再在光亮不適處或已感到疲乏時勉強做工。眼睛關係太大，你非得養好。我想你不妨向家裏單獨要一點治費，趁這時治好。你年紀正青，也不必過于急找出路。沙眼到瞎眼是很近的！萬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寬心，真使我替你着急……』其實

我也何嘗是寬心，我家境清寒，籌學費已是不易，那忍再向我那可憐的父親壓榨？有一次，我忍耐不住的告訴他說：

「我雖想馬上就醫，但沒有錢……」

「向家裏要過沒有？」

「沒有。」

「也許你父親會寄一點的。」

「那自然，但我不願……」

「真爲難——」他沉思了一刻說：「那末你問過醫生嗎？」

「問過。」

「他說怎樣醫？」

「先開刀。」

「就是這樣？」

「是的。」

「那用費一定不貴——」他忽然很高興似的喊道：「我替你負擔就是。」

我沒有話。試問我能說些什麼呢？客套的感謝是無用的，他最恨虛偽，最恨敷衍。他時常說：「下次客氣話不准再說了，況且我並沒有幫你什麼忙。只要你誠誠心心把我當一個老阿哥看，我就快活……」的確，他就只愛「誠誠心心」。當着他那真誠的笑容，誰能說一句假話？我性急，而且懶惰，但他從容的時候雖則從容，一急却比

我還急。他那股火似的熱情，不允許應做的事有一刻遲緩。就如那一次，他馬上借錢給我，要我立刻上醫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陰霾的雲，括得人倒的風，我真不願離開那舒適的沙發，那溫暖的火爐。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來，彷彿逐客似的，立刻把我送出門外。他又怕我只圖省錢，所以一連告訴我幾次，說是三等不乾淨，不如爽快點住二等病房，錢不夠儘管打電話給他，他總能替我設法。剛到院一天，我就接到他的來信說：『難爲你在這大冷天，雨天，一個人關着一隻眼，在醫院裏乾悶。我這幾天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多寫一點給你解悶。你眼睛未好以前，我勸你不必急於寫文章。眼睛是大事，我們沒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養好，痊了再計劃做事吧；在院時尤宜以多

睡靜養爲宜，切不可過度勞神……」

我小說寫得很少，一半因爲懶，一半却因爲生活太不安定。而且我的性情也燥急，什麼都想速成。一篇小說往往寫得很草率，本來還有許多可寫的，但爲了早點把它結束，早點送它出去試命運，我就糊塗塗塗的把它結上一個尾巴，這樣不嚴肅實在是我最大的缺點。他往往忠告我，說我原很可以寫，如果用心點，竟許有自己不意料的成功等候着在。但我不潛心修養，不向更高處呼吸，朝更深處着想，得到的一定很是有限。我又不時的愁窮，沒有心多寫文章，他老是很鄭重的勸戒我：『文章你能寫，當然要向前繼續努力。寫好文章是終身的愉快，窮是不礙的，況且寫文章的誰不是窮？……』譬如我，就往往

借債……」

我從不會向他耍字，今年暑天忽然想到要他寫一張屏。我也從不曾送他禮物。也是今年夏天，我從家裏帶出一隻洋——其實還不到一隻洋的鮮梨。一共祇有二三十個，他還是拚命的不肯全受。「我只要幾個嘗嘗味就行——」他堅持着說：「你帶幾隻回去自己吃吃。」「虧你這樣遠的帶出來，」不待我開口，他又問：「可是很甜嗎？」「是的，」我回答：「又甜又清涼，是我們家鄉不可多得的土產。」我一邊說，一邊從小網籃中取出梨子，放在桌上。「你不受，爛也要爛在你的家裏——」我比他更堅持：「我千辛萬苦的帶出來，就是爲你。」看我說得很認真，很嚴肅似的，他大聲的笑了。「那末你也非

得帶回去四隻。」他竟不容分說的，硬把四隻梨投入我的網籃，於是他又大聲的笑了。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潑，又天真，又洪亮，孩子似的笑聲！

還有一次，我在他的抽屜裏亂翻，看他的許多信簡。過幾天去的時候，他很嚴正的責問我：「家槐，你爲什麼看我的私信？你知道這是不對的，就是夫妻也是不准看的呢。」但那嚴正只是一剎那的。看見我不響，生怕我難堪，於是又很輕聲的附加着說：「不過我是不要緊的，你千萬不要介意。」

志摩臨走的前一天，我向他索張小照，留個紀念。他說到北平後再寄給我，因爲沒有現成的。我以爲他隨口說說，一定要忘掉，那料

在十一月十六的下午，我竟意外地收到了。這是一張最近的留影，精神很好。在十九早晨，我還發了一信，說照片已到，謝謝他不曾忘掉答應。那料信剛發，我就看到報上他慘死的消息了。這驚人的死，我如今還似乎不能相信，誰料這離奇的天命？但事實明明擺在我的面前，我明明眼見他的靈柩運回上海，眼見他那寧靜的，在永遠安息中的，灰白的臉孔。我不能自欺，這慘酷的殞落，終於不容我否認。想起他死時的悲慘，以及生前的種種，我那裏禁得住中懷的摧痛？

「……最初消息來時，我只是不信，那其實也太突兀，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經幾回夢見你生還，敘述你歷險的始末，多活現的夢境！……」志摩在五年前，曾經這樣沉痛的傷悼過雙括老人。現在

我竟有機會轉借來悼念他自己了，真是可悲。我已永無機會再見他，再聽他談話。生與死的界限，已把我們毫不容情的隔絕。除了一張小照，我已無處再瞻他的遺容，除了一些信，一張屏，我已無處可以再親他的筆墨。他最關心我的第一集小說，他原把它送給新月，因為一時支不到稿費，又替我轉送到大東，因為那裏印得慢，生怕我焦急，又只得重新交還新月。爲了它，他不知費了多少周折，受了多少麻煩。他北上前曾經向我說：『你的集子出來時，我倒要仔細看一遍，替寫點介紹，序却不會做。』誰料我的集子還不曾出版，他已永離人世。羅網，重歸來處，將來睹物懷人，叫我能不黯然！

志摩最愛的是他母親，她的死曾經使他感到很大的痛苦。有機會

馬上去親那另一世界的母愛，也許是他最堪自慰的，他的娘，我想也是跟他自己說的一樣，『在墳墓的那一邊開着天倫的懷抱，守候着她的志摩，共享永久的安閒……』。而且他曾說過：『從生入死，在我有時看來，只是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所以這半空的死，也許是他巴望已久的解化那另一世界，也是他認為更美，更詩化，更永遠的和諧。但在這荒歉的中國文壇，這寂寞的人間，他的早逝却始終是個無法補償的損失，使他活着的友人們太難堪，太悲哀了，我想他那不散的詩魂，也是一定會在泰山的極巔，當着萬籟俱寂的五更天，恨綿綿的，悵望着故鄉的天涯！

附記：懷志摩我原想不給收進這個集子。但自己對於志摩

的友誼，始終還懷着溫暖的，深沉的感情。我覺得志摩在他那一流人中的確是較爲天真，較易接近的人。他的生活自然比較的舒適，但也並不怎樣的寬裕，他也舉債，也時常嘗到經濟急迫的苦痛。有一個時候他曾兼任南京中大和上海光華兩處的教授，每星期都得往返于京滬道上，僕僕風塵，深以爲苦（就是他的死，也有一部分經濟的原因）。因此他對於教育、文化、政治、以及經濟各方面，也時常有他的牢騷。他尤其不滿他自己那一流人，記得有次信上說：『……有力
的宣傳是麻醉，此中有真理嗎，我不信……可是我也實在厭惡我們這一批，尤其厭惡我自己，我們的不努力，已經受到

了嚴重的責罰，在思想·上·，在文化·上·，我們幾乎都已完全·失·去了·地·位·……」像這樣坦白和直率的話，怕不是他那一批中的其他人們所願說的。當然，他因為受着出身、教育、生活各方面的限制，存着不正確的甚至惡意的偏見——他反對和譏刺新興文學，攻擊魯迅，說新興文學的號召只是有力的宣傳，只是麻醉，但他對於自己那一批人的沒有多大前途，自己所依存的社會層的無能為力，却的確是深切地感到悲痛而敢于直率地吐露出來的。可是我的文章實在太浮太偏了，因為是五年以前的舊作！那時我是糊糊塗塗混混噩噩的一個學生！所以並不怎樣改動它，好在我自己只把它當作一個紀

念，除此外，並沒有別的意義，希望讀者也以這種眼光去看它。